

差异与融合

——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

刁晏斌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差异与融合

——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刁晏斌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2

ISBN 7-5392-3444-X

I. 差… II. 刁… III. 汉语-对比研究-中国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992 号

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

刁晏斌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URL: <http://www.jxep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公司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192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392-3444-X/H·29 定价: 13.6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自 序

海峡两岸语言的差异,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到目前为止,人们围绕它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也取得了为数不算太少的成果。

然而,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尚短(从1987年底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算起,到现在不过十多年的时间,而两岸的语言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且成为现实的研究课题,时间大致也与此相差不多),所以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都犹有所待。笔者不才,有志于此并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在他人已有的基础之上再前进一步,于是,终于有了这本小书。

本书写作的初衷,一是想比较全面地比较海峡两岸语言的差异,即从语音、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入手,再结合其他的方面,从而使人们对两岸语言的现实差异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和认识;二是试图在某些问题上深入一步,比如对某些差异的深层次的考察和分析,探究台湾“国语”中某些特有现象的来源等等;三是要对两岸语言进行动态的对比和观照,具体地说,就是不仅求其异,还要明其由不同到某种程度的相同的发展变化。

由于有了第三点,所以在书名上才又加了一个“融合”。关于这一点,本人想作如下的解释:本书中所说的融合,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融合”。所谓语言融合,指的是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其他语言,从而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它伴随着不同民族

的融合而产生。本书中所说的融合,限于一般的词汇意义,即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具体地说,就是指海峡两岸语言由不同到相似、相同的变化。另外,融合既可以是结果,也可以是一个过程,我们趋向于把海峡两岸语言的融合看作一个趋同的过程。

严格地说,“融合”一词用在这里并不特别准确和贴切,但是我们一下子找不到更准确更贴切的词,也就只好姑且用之了。

到目前为止,海峡两岸语言某种程度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大陆语言的变化而实现的,而谈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把话题扯远一点。

1992年6月,笔者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总第36期上发表了《关于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研究的构想》一文,文中提出了对现代汉语的分期:

第一阶段:“五四”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1949年到1966年,这是在前期的基础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第三阶段:十年“文革”(1966年至1976年),对此期语言及其运用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社会政治生活对语言发展变化影响的最典型的例子;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今),这是汉语又一次受到外来语言影响和冲击的时期。

时至今日,笔者的看法基本未变,只是把“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的研究”重新概括升华为“现代汉语史”,另外,如果分期不必过于苛细的话,也可以把二三两个阶段合为一个。

本书中所谈的普通话与台湾“国语”的差异,主要是在第二三两个阶段中形成的,而二者的融合,则基本上是在第四个阶段中实现的。所以,我们谈差异,虽然立足点是在第四阶段,但是同时也

要参照前两个阶段,而谈融合,则是针对第四个阶段而言的。至于两岸语言的分合变迁,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书中无暇顾及,有关的问题,本人打算在下一步拟写的“国语的分化与变迁”中详细讨论。

海峡两岸语言的融合,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笔者在《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5 年 6 月联合出版)中,曾经把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化的社会原因概括为以下四点:

- 一、社会开放,日趋多元化;
- 二、外来文化的影响;
- 三、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
- 四、反传统的价值取向。

以上四点,基本上也是海峡两岸语言融合的主要社会原因。

前边谈到,海峡两岸语言某种程度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大陆语言在第四阶段中的发展变化而实现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回答下面一个问题:对新时期(按即第四阶段)中大陆语言的发展变化应当如何看待?而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怎样看待新的语言形式与传统的语言规范之间的关系。

目前,为我们所熟悉,甚至是经常使用的许多形式或用法,与传统的、亦为人们所司空见惯了的形式或用法(即“规范”的形式或用法),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有些甚至是大相径庭的。比如,“规范”中认为,程度副词不能修饰名词,但时下“很绅士”、“很专业”等用得却很多;再比如,有许多传统的不及物动词,现在经常带宾语使用——使用范围扩大为及物动词了,如“服务社会”“挑战人生”等。

那么,是否可以用“传统”和“规范”来否定上述新的形式或用法呢?自然不能。因为语言是发展变化的,现有的规范,主要是对

以前(比如现代汉语的第一、第二阶段)语言形式或用法的归纳总结,因而只能适用于以前,而当语言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以后,仍用以前的规则和规范来衡量、要求它,显然就是不合宜的了。

我们认为,比较恰当的态度是,既不无视、否认规范的存在及其在语言运用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不由现有的规范去苛责许多新的形式或用法的“不规范”,具体来说,就是对那些已经广为流行、使用频率很高的形式或用法,虽然它们与传统的规范不合,但我们仍应该去关注、研究它们,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和恰当的说明。这实际上已经划定了一个范围,而本书中对海峡两岸语言融合形式的选择和内容的安排,大致就限定在这一范围之内。

本书以描写为主,围绕语音、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四个方面,力争把两岸语言差异和融合的事实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出来,但是,限于各种条件,可能还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

此书的写作,至少有以下两点局限:

一是作者本人的局限,主要是对台湾语言的熟悉程度还嫌不够。虽然为写此书,笔者查阅了近千万字的各类语料,也曾赴台调研,搜集了不少口语资料,从而为此书的写作打下了一个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笔者毕竟是生活在大陆而不是台湾,几十年来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台湾“国语”,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对台湾语言缺乏进一步的语感,对于其中的许多细微之处,也知之不多,而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构成了进一步深入比较两岸语言差异的障碍。

二是学术背景和研究积累方面的局限,这里指的是前边我们提到过的由于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时间尚短,深度和广度都有不足而言的。由这方面的局限,使得本书写作中可以利用的资料严重不足,可以借鉴的观点和方法也不多,从而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谈到这,似乎是说此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其实倒也不是。写作之初,本人就没有奢望此书能够尽善尽美,本人看重的是“第一部”,即此书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比较全面描写海峡两岸语言差异与融合的著作,也可以称之为抛砖引玉之作。本人的初衷,正是希望由这块粗糙的“砖”而引出精美的“玉”来。

作者

1999年9月于大连

目 录

自序

第一章 海峡两岸语音的差异	(1)
第一节 音系上的差异	(1)
一、声母	(2)
二、韵母	(4)
三、声调	(6)
第二节 个别字音的差异	(7)
一、由声母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	(7)
二、由韵母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	(9)
三、由声调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	(11)
四、台湾保留了又音	(13)
五、台湾保留文白异读	(15)
第二章 海峡两岸词汇的差异与融合	(20)
第一节 两岸词汇差异的类型	(21)
一、同形异实	(21)
二、异形同实	(26)
三、此有彼无	(30)
四、彼有此无	(31)
五、同中有异	(37)
第二节 两岸几类词语差异分析	(51)
一、两岸缩略语的差异	(51)

二、两岸外来语的差异·····	(58)
三、两岸称呼语的差异·····	(71)
第三节 两岸词汇差异的造成原因·····	(76)
一、社会方面的原因·····	(76)
二、语言自身的原因·····	(80)
第四节 两岸词汇的融合·····	(92)
一、大陆与台湾词汇的融合·····	(93)
二、台湾与大陆词汇的融合·····	(104)
第三章 海峡两岸语法的差异与融合·····	(107)
第一节 两岸词法方面的差异·····	(107)
一、动词·····	(107)
二、形容词·····	(115)
三、代词·····	(119)
四、量词·····	(121)
五、副词·····	(125)
六、连词·····	(129)
七、助词·····	(130)
八、语气词与叹词·····	(141)
九、其他·····	(148)
第二节 两岸句子成分方面的差异·····	(153)
一、谓语·····	(153)
二、宾语·····	(154)
三、状语·····	(156)
四、补语·····	(163)
五、同位成分·····	(170)
第三节 两岸动宾结构的差异·····	(172)
一、动语的构成·····	(173)

二、动宾关系分析	(179)
第四节 两岸句子形式方面的差异	(189)
一、被动句	(189)
二、比较句	(192)
第五节 两岸语法的融合	(193)
一、动词	(194)
二、形容词	(199)
三、名词	(202)
四、其他	(204)
第四章 海峡两岸表达形式的差异与融合	(208)
第一节 两岸表达形式的差异	(208)
一、台湾表达形式“古旧”色彩浓厚	(208)
二、台湾表达形式随意性较强	(210)
三、台湾表达形式求新尚奇	(215)
四、台湾表达口语化	(218)
五、其他差异	(219)
第二节 两岸表达形式的融合	(220)
一、古旧形式的复活	(220)
二、扩大使用范围	(221)
三、谐音改字	(222)
四、关联替代	(222)
第五章 小结和余论	(224)
第一节 “国语”的分化与流变	(224)
第二节 台湾语言的特点	(228)
一、守旧与趋新并存	(228)
二、“有法”与“无法”并存	(230)
三、崇尚简约,讲求效率	(232)

第三节 两岸语言差异的原因	(235)
一、社会原因	(235)
二、语言自身的原因	(236)
第四节 两岸语言融合的原因	(239)
一、社会原因	(239)
二、语言自身的原因	(240)
第五节 两岸语言的发展趋势	(242)
一、语音方面	(242)
二、文字方面	(242)
三、词汇方面	(243)
四、其他方面	(244)

第一章 海峡两岸语音的差异

在语音方面,海峡两岸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大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曾于 1957 年到 1962 年分三次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并于 1963 年辑录成《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82 年,重建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又对总表的初稿进行了修订,更名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并于 1985 年 12 月公布实行。经过审定,废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异读,并且减少了多音字及其音项。

台湾方面的情况,却与此有较大的不同:“而四十多年来,台湾的字、词典,口语奉为标准的基本上还是 1949 年以前的音韵书,字、词典的传统读音,虽然语文专家、教育当局等对一些字、词读音也做了一些研究、整理,但是步调未统一,规模也不大,这就扩大了海峡两岸的语音、字音分歧。”^①再加上台湾“国语”的语音较多地受到某些南方方音以及当地语音的影响,又与大陆语音产生了一些差异。

第一节 音系上的差异

由各种书面的材料来看,两岸标准语音在音系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大陆与台湾在声、韵、调的数目、音值和调值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在声母方面,台湾的注音符号中列出了 24 个

声母^{*},与汉语拼音方案中的 21 个声母相比,多出了万(v)、广(gn)和兀(ng)三个,但是在附注中指出,这三个音都是“国音不用”的,这样,两岸标准音的声母系统就是完全相同的了。

在韵母方面,台湾的韵母表与普通话的 39 个韵母相比,只多出了一个 - ㄣ(io),但是注明只有“唷”一个字。查大陆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唷”的注音也为 yo,这样,这唯一的差别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在声调方面,台湾的“国音声调表”中,也列出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轻声五类,此外又列出了“入声”一类,但是注明“国音没有”,因而,两岸也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这实际上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日常的口语交际中,台湾人所说的“国语”与大陆人所说的普通话,在语音方面还是呈现出一定差异的。不过,要进行这方面的差异的研究,我们有一定的限制,因为我们很难充分地利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去进行实地调查,单凭与台湾同胞有限的接触,很难对这方面的问题形成完整和全面的认识。

笔者对这方面的局限就深有感触,但是有关的问题又不能不谈,所以,只好结合台湾学者的有关论述,补以本人访台时搜集记录的各类实例,来作一粗略的叙述。

一、声母

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在声母方面的最大不同,是 zh、ch、sh 与 z、c、s 这两套声母趋向于合二为一,也就是说,卷舌的 zh、ch、sh 正在逐渐地消失,在日常的言谈中,大多数说“国语”的台湾

* 此处关于台湾“国语”声、韵、调系统的叙述均见何容《国语日报字典》附录一,国语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一版第三十七次印刷,824—827 页。

人都把 zh、ch、sh 发成了 z、c、s, 这样, 对他们来说, 这两组不同的音位, 实际上就变成一组了。

以下就是笔者记录到的一些这样的发音*:

时 sí 间、什 sén 么、手 sǒu、事 sì 情、社 sè 会、世 sì 界、接受 sòu、舒 sū 服、老实 sí 说 suō、支 zī 持 cí、以家为重 zòng、欣赏 sǎng、医生 sēng、成 céng 功、历史 sǐ、设 sè 计师 sī、演唱 càng、失 sī 误、桃园市 sì、声 sēng 音、整 zěng 天、珍 zēn 惜、第二春 cūn、指 zǐ 数、法律上 sàng、当中 zōng、立场 cǎng、董事 sì 长 zǎng、方式 sì、抽 cōu 烟、善 sàn 心、财产 cǎn、知 zī 道、少 sào 女、诚 céng 恳、帮助 zù、承 céng 诺、十 sí、终 zōng 生 sēng 大事 sì、身 sēn 上 sàng 的伤 sāng、吵 cǎo 架、开除 cú、控制 zì、丈 zàng 夫、张 zāng 小姐、过程 céng、陈 chén 小姐、书 sū、吃 cǐ、合适 sì、介绍 sào、牙齿 cǐ、挫折 zé、展 zǎn 示 sì、拍照 zào、居住 zù、报纸 zǐ、经商 sāng、受 sòu 害者 zě、收 sōu 入、应酬 cóu、癌症 zèng、变质 zì、价值 zí、导致 zì、仇 cóu 恨、治 zì 安、真 zēn 的、挑战 zàn、掌 zǎng 握、释 sì 怀、出 cū 来。

因此, 在台湾, 我们常听到的几乎都是这样的话:

“你(开的)是 sì 什 sén 么车 cē?”

“他是 sì 国中 zōng 的老师 sī。”

如果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卷舌音与非卷舌音相混, 具体点说, 就是同一个卷舌音, 有时卷舌, 有时不卷, 而有的非卷舌音却发成了卷舌音。

最常听到的例子就是“是”的发音。笔者有几次听到好几个人在发言时一会儿说 sì, 一会儿又说 shì。此外又如“这”“非常”等,

* 笔者调查、记录台湾语音的途径有二, 一是于 1996 年底的赴台访问调研, 二是通过电视节目, 如每周日晚上香港凤凰卫视转播的台湾中华电视公司近两个小时的谈话节目《非常男女》等。

也都是这样。

以上我们列举的例字,有一些在正式の場合中也被发成了卷舌音,这样,也就与它们的本音一致了,例如“者、时、设、唱、十、吃”等。

以下是笔者听到的把平舌音发成卷舌音的例子:

岁 shuì 数、在 zhài 乎、约法三 shān 章、英俊潇洒 shā。

除 zh、ch、sh 外,卷舌音中还有一个 r,在台湾经常被发成了舌尖前浊塞擦音,普通话语音中没有这个音,国际音标中用[dz]来标示,如“人、认、扰、然、日、容、如、软、弱”等。

与 zh、ch、sh 的发音情况一样,r 基本上也是在日常口语中被发成平舌音,而在正式场合则时平时卷。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在多数人的日常口语中,卷舌音已经消失了,而在一些人的正式交际言语中,卷舌音与平舌音处于相混的状态,但总的来看还是多用平舌,少用卷舌。

两岸声母的差异除了卷舌音趋于消失外,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还有 n 与 l 不分, f 混同于 h 的现象,但是并不像前者那样普遍,因此我们放在后边谈具体的字音差别时再谈。

二、韵母

韵母方面,台湾与大陆最主要的差异有以下两点。

1. 儿化韵趋于消失

这在台湾口语中是十分明显而又普遍的现象,一位台湾学者对二十位大学生儿化韵使用情况调查的结果是,经常使用儿化韵的一个人也没有,有时使用的有八人,几乎不用的有九人,根本没有儿化韵的有三人。而这位学者本人,“除了极少数‘一会儿’‘一块儿’的词以外,几乎不用儿化词尾。”^②

以下词语中加点者说普通话时都要加儿化韵尾,而在台湾却

都不加：

小孩、一半、伙伴、聊天、好哥们、出去玩、有趣、大一点、待会再说、新力牌(按,“索尼”在台湾译为“新力”)。

此外,还有独立成音节的 er,如“儿子”的“儿”。记得从台湾来大陆的电视主持人黄阿园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欢乐家庭》节目时,有一次曾说“我有两个 é 子。”另一个主持人听到这话,调侃他道:“是儿子还是蛾子?”黄马上很费劲而又不标准地纠正道:“儿子,儿子”,又加上了一句:“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台湾人在发 er 这个音时,一般人都比较困难(至少我们听起来是这样的),而实际上发出来的音,也不是 er,而是 e 或与 e 相近的音,除了前边提到的“儿”外,再如“二”“而”等,大致也都如此。

2. 鼻韵尾 n 与 ng 的混淆

这方面,最明显而又多见的现象就是把 in 说成了 ing,比如表现在书写上,新加坡又写作星加坡;有的字意思不同,读音也不同,也与此相关,例如“聘”在表示“请人担任工作”等义时,读 pìn,而“女儿出嫁”义则读 pīng。此外,在台湾,有些字还保留了又音,其中有的也反映了这一现象,例如“皿”,读 mǐn,又读 mǐng。

为了说明台湾口语中 n 与 ng 相混的程度,我们引用台湾学者的调查结果:在十七位受调查的小学生中,有五位 in 与 ing 不分,一律读作 ing,其他十位发音时能分别,但常读错,如把 ing 读成了 ieng。二十位受调查的大学生中,五位认为 in 与 ing 完全相同,三位认为差不多,一位听得出不同,但是自己发音时无分别。这位学者还提到,“我小时候参加注音符号听写比赛,最感头痛者即 in 与 ing 之区别……平日练习时老师总是为我反复练习 in 与 ing,一直到赛前进入考场,老师还再三叮咛要注意此二音的分别。”^③

en 与 eng 也时常相混,比如“肯”读 kěn,又音 kěng;单独的字音如把“地震”dì zhèn 发成了 dì zhèng,把“早晨”zǎo chén 说成了